

# 顾野王《舆地志》初步研究

李迪

[内容摘要] 中国历史上完成过许多地理志方面的著作,其中相当一部分失传。本文从散佚的此类著作中挑选出南北朝末期顾野王所编的《舆地志》进行了探讨,根据集到的佚文对建康、京口及其它地方的地理情况做了分析、研究。

[关键词] 顾野王 《舆地志》 地理志 中国地志史 南北朝科技史

顾野王(519~581年),字希冯,吴郡吴县(今江州市)人,生活于南北朝时南朝梁陈之间。幼以儒术知名,年七岁,通五经,十二岁便作有《建安地记》二篇。“及长,遍观经史,精记默识,天文地理、蓍龟占候、玉篆奇字,无所不能”,“又善丹青”。著有《玉篇》20卷、《舆地志》30卷、《符瑞图》10卷、《顾氏谱》10卷、《分野枢要》100卷、《通史要略》100卷、《国史纪传》200卷、《续洞冥记》1卷、《玄象表》1卷、文集20卷,并行于世<sup>①</sup>。这些著作包括文字学、地理学、历史学、占候等多方面的内容。他是当时博学多才的著名学者。但他的著作,大都早已失传。

《舆地志》30卷是顾野王的地理专著,篇幅虽不算很大,但也不小。由于该书失传,人们了解极少,更无专门研究。李约瑟在著作中当讲到南北朝陆澄(425~497年)所著《地理志》后,接着说:“与此同时,还出现了顾野王的一部巨著《舆地志》”<sup>②</sup>可是,他未引用书中的任何内容。本文准备对《舆地志》作一初步探讨。

《隋书》说:“陈时,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,作《舆地志》”<sup>③</sup>是《隋书》作者的评论。《隋书》中著录的地理学著作有139部,1432卷,而给予评论的不过10部,《舆地志》为这10部之一。可见,它是一部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。但是,说《舆地志》系“抄撰众家之言”的作品,并不公允。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,该书的资料来源显然有两方面,一是前人的有关著作,即所谓“众家之言”;一是顾野王亲履其地而搜集的资料。前者可能占据份量较大,能保留了前人的成果同样有价值。

据调查,知清末王仁俊(1866~1913年)编辑有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》,其中包括“《舆地志》一卷,(梁)顾野王撰”。但是,该书只有稿本,藏于上海图书馆,一般不易查阅。辑本仅为1卷,估计份量不太大。笔者经过初步搜集,已得到差不多100条有关记述,去掉少量内容重复者,还有约90条。不过,我们的目的不是辑佚,而是作为对一部书进行的研究。

《舆地志》大约在宋代尚有少量抄本存在,因此在《太平御览》《方舆胜览》等书中,有较多的引用,但在一些著名书目中都不著录。笔者估计,该书至迟在元代已经失传。

《舆地志》的编写体例没有任何记载供我们研究,只能根据搜集到的佚文内容、书名和同类

本文于1998年2月10日收到。

著作的体例进行推测。该书的体例可能是按当时行政区划依次记述各地的地理情况,包括山川、湖泊等自然地理内容,地理沿革,城市建设布局,寺院道观,陵寝,名人住宅等等,还有些有关传说和某些地名的来源,可以说相当丰富。书中的许多重要内容,至今无人引用,未受到应有的重视。

南北朝时期,除南北分割外,而南朝则是政权频繁更迭,在短短的170年中更换了4个朝代,平均每个朝代才40多年。再加上南北势力的消长,行政区划也多次变化。西晋初,全国有16州,后来经过变动,增加为20州。《宋书》的作者指出:“地理参差,其译难举,实由名曰骤易,领土屡分,或一郡一县,割成四五,四五之中,亟有离合,千回百改,巧历不算,寻校推求,未易精悉。”不得不参考前人著作,“互相考”才写成州郡志<sup>①</sup>。梁天监十年(511年)所辖州23,郡350,县1022,大同中(535~546年)州增为107,到陈时,疆域缩小,州有42,郡109,县438<sup>②</sup>。但是《梁书》和《陈书》均无地理志或州郡志,唯《南齐书》有。《南齐书》所列州郡,不限于当时所辖地区,也包括北方的。齐时的州有扬、南徐、豫、南豫、南兖、北兖、北徐、青、冀、江、交、越、荆、巴、郢、司、雍、湘、梁、秦、益和宁,共23,下领郡384。当时的政治中心,南朝在建康,归扬州管,因此,该书把扬州列为首州<sup>③</sup>。梁、陈时地域虽多有变化,但是大轮廓并无多大变动。

根据上面的资料和分析,笔者认为,《舆地志》的编排不会离上述区划相差太远。因此,以下将按齐时的州郡进行讨论,重点在扬州的丹阳郡,而建康县的建康为重点之重点。

本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:唐许嵩的《建康实录》、宋乐史(930~1007年)的《太平寰宇记》、宋李昉(925~996年)等的《太平御览》和宋祝穆的《方輿胜览》,分别以“建”、“宇”、“御”和“方”字为代表,引用时在其后写上卷数,如“方15”,为“《方輿胜览》卷15”。还有少数零散资料,引用时则直接注出。

建康原称建业,东晋初改称建康。三国时吴曾在此地三次为都。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都在建康建都,持续了三四百年。历代都有改建或扩建,内有宫殿,外有苑囿、寺院等,规模相当大。此次搜集,发现了不少有关建康的重要史料。

1. 关于建康的布局。建康苑城六门:苑城即建康宫城六门,“都城周围二十里一十九步,本吴旧址。晋江左所筑,便有宣阳(门)。至(晋)成帝作新宫,始建城,开陵阳等五门,与宣阳(门)为六,今谓六门也。南面三门,最西曰陵阳门,后改为广阳门,门内有左上方,世谓之尚方门。次正中宣阳门,本吴所开,对苑城门,世谓之白门,晋为宣阳门。门三道,上起重楼,悬楣上刻木为龙虎相对,皆绣堦藻井。南对朱雀门,相去五里余,名为御道,开御沟,植槐柳。次最东开阳门,东面,最南清明门,门三道,对今湘宫寺巷门,东出青溪港桥。正东面建春门,后改为建阳门,门三道。尚书下舍在此门内,直东今兴业寺后,东渡青溪菰首桥。……正西,南西明门,门三道。东对建春门,即宫城大司马门前横街也。正北面用宫城,无别门。苑城即吴之后苑也,一名建平园。”(建,7)这是东晋成帝(326~342年)时的情况,六门为宣阳门(白门)、广阳门(陵阳门)、开阳门、清明门、建春门(建阳门)、西明门,南三、东二、西一。这里讲的布局非常清楚,同时还讲了某些门名的改变或别名,宣阳门的建筑结构,由宣阳门至正南的朱雀门五里长的“御道”植有槐柳等,都是重要资料。

上面提到的青溪是孙权时开凿,通城北堑潮沟,其上有七桥,一座名为鸡鸣桥。《舆地志》“所谓今新安寺南,东度开圣寺路度此桥。”(建,2)同时“凿城北沟,北接玄武湖。”(建,4)在北郊潮沟后与东近青溪的地方有一处“药圃地。义熙中,卢循反,刘裕筑药园垒,即此。更西,即吴时

任子馆也。”(建,7)在青溪之东有金华宫,“梁大同中所筑,昭明太子蔡妃所居,在青溪东。”(方,14)

2. 关于建康的苑囿 建康的苑囿很多,有的著作中介绍了由吴到梁的苑囿,而梁就有 24 处<sup>⑤</sup>。但是,讲的都比较简略,看来作者未查到《舆地志》中的相关佚文。下面引述一下在科学史研究中,有时要提到的乐游苑和华林园

乐游苑:《舆地志》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,该苑即在晋时药园垒的旧地上于宋元嘉所建成。“县东北八里,晋时为药圃,卢循之筑药圃垒即此处也。其地旧是晋北郊,宋元嘉中移郊坛出外,以其地为北苑,遂更兴造楼观于覆舟山,乃筑堤壅水,号曰后湖。其山北临湖水,后改曰乐游苑。山上大设亭观,山北有冰井,孝武藏冰之所。至大明中,又盛造正阳殿。侯景之乱,悉焚毁。至陈天嘉二年,更加修葺,于山上立甘露亭。”(建,12)陈亡以后,苑内建筑全部被毁废。

乐游苑位于宫城之东北,苑内有山有水,还有楼、观、亭、殿等建筑。宋、齐、梁等统治者常到这里来活动。宋齐时,乐游苑曾是科学实验的场所。其中最有名的实验是著名科学家祖冲之(429~500年)进行的。有记载的共二次:一次是宋末萧道成(427~482年)命祖冲之按古法重造指南车。“冲之改造铜机,圆转不穷,而司方如一,马钧以来未有也。时有北人索驭者,亦云能造指南车,太祖(萧道成)使与冲之各造,使于乐游苑对共校试,而颇有差僻,乃焚毁之。”一次是祖冲之在乐游苑造水碓磨,齐“世祖亲自临视”<sup>⑥</sup>。根据这些情况来看,乐游苑在当时是个比较重要的场所。

华林园:目前未见有关于华林园的较详报道,据《舆地志》称:该园是在吴时旧苑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,并有详细记载:“(华林园)吴时旧宫苑也,晋孝武更筑立宫室,宋元嘉二十二年重修广之。又筑景阳、武当诸山,凿湖名曰天渊,造景阳楼以通天观。至孝武大明中,紫云出景阳楼,因改为景云楼。又造琴堂,东有双树连理,又改为连玉堂。又造灵曜前后殿,又造芳香堂、日观台。元嘉中,筑蔬圃,又筑景阳东岭,又造光华殿,设射棚。又立风光殿、醴泉堂、花萼池,又造一柱台、层城观、兴光殿。梁武又造重阁,上名重云殿,下名兴光殿,及朝日、明月之楼,登之而阶道,绕楼九转。自吴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六代,互有构造,尽古今之妙。陈永初中(陈永初年号,似为永定557~559年之误)更造听讼殿。天嘉三年,又作临政殿。其山川制置,多是宋将作大匠张永所作。”(建,12)

华林园里的楼、堂、殿、阁特别多,还有人造糊、人造山等,真是“尽古今之妙”!对于这些建筑设施,大约《舆地志》都有某种程度的记述。例如,我们找到了层城观的简短佚文“齐武帝起层城观,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,世谓之穿针楼。”(御,31;830)

建造华林园的工程师主要是宋时的张永(410~475年)。他“涉猎书史,能为文章,善隶书,晓音律,骑射杂艺,触类兼善,又有巧思,……纸及墨皆自营造”,元嘉二十三年(446年)“造华林园、玄武湖,并使永监统。凡诸制置,皆受则于永”<sup>⑦</sup>后来兼将作大匠<sup>⑧</sup>,还营建过其它一些工程。

华林园内的陈设,《舆地志》是否有记载,不好下结论。《隋书》上有一条资料可略作补充:“梁华林重云殿前置铜仪”,并对铜仪的结构和使用作了较详细的描述。这架仪器原是前赵刘曜光初六年(323年)孔挺所造,义熙十四年(418年)由刘裕从咸阳运回江南<sup>⑨</sup>。究竟有否,就不得而知了。

3. 关于建康的寺院 建康的寺院相当多,据载:“都下佛寺五百余所,穷极宏丽。僧尼十余

万,资产丰沃。”<sup>①</sup>这是说的梁初的情况,后来可能还要增加。前面已经提到湘宫寺、兴业寺等,而《舆地志》则记载了一座与宫门相连的重要寺院——同泰寺。此寺即为五百余所佛寺之外的一例。据记载:“大通元年辛未,祀南郊,诏流亡者复其宅业,蠲役五年,尤贫者勿令出今年三调,孝悌力田赐爵一等。帝(梁武帝)创同泰寺,寺在宫后,别开一门,名大通门,对寺之南门,取返语‘以协同泰’为名。帝晨夕讲义,多游此门。寺在县东六里。”<sup>②</sup>可见,这是梁武帝于大通元年(527年)亲自创建的,因此,对这座寺院也特别重视。他“晨夕讲义”于此,院内的建筑和设施自然也多。《舆地志》较详细地记载了该寺院:“在北掖门外路西,寺南与台隔,抵广莫门内路西。梁武帝)普通中起,是吴之后苑,晋廷尉之地,迁于六门外,以其地为寺。兼开左右营,置四周池堑,浮图九层,大殿六所,小殿及堂十余所。宫各象日月之形,禅窟禅房,山林之内,东西般若台各三层,筑山构陇,亘在西北,柏殿在其中。东南有璇玑殿,殿外积石种树为山,有盖天仪,激水随滴而转。起寺十余年,一旦震火焚寺,唯余瑞仪、柏殿,其余略尽。即更构造,而作十二层塔,未就而侯景作乱,帝(梁简文帝)为贼幽馁而崩。”(建,17)

这座豪华的同泰寺仅存在十余年,就被震火焚毁,后来虽计划重建,但又遇上侯景作乱未就而罢。该寺位于皇城的东北,在华林园之北,其重要性不在于寺院本身,而主要是它曾是文化活动场所。在那里建有中国少有的天文仪器——盖天仪。这仪器是“激水随滴而转”,动力是水力,没有进一步说明其结构。据记载,“梁武帝于长春殿讲义,别拟天体,全同《周髀》之文,盖立新意,以排浑天之论”<sup>③</sup>。这架“别拟天体”就是盖天仪,长春殿很可能是同泰寺内大殿之一,梁武帝“晨夕讲义”的地方。笔者对这架盖天仪的样式和构造原理等进行了初步研究,包括在另一篇论文中。

还有一些有关建康的地理资料包括在《舆地志》中,不再讨论。下面介绍建康以外的某些地理情况。

京口:“吴大帝亲自吴迁朱方,筑京城,南面、西面各开一门,即今润州城也。因京岷立名,号为京镇,在建业之北,因为京口。或云汉时已有京口,未详。”(建,1)此地即为今江苏镇江市,市北的长江岸有北固山,《舆地志》载:“在北固山上,天色清明,望见广陵城如青霄中,鸟道相去五十里。”(方,3)广陵即今扬州市。

永兴县翠屏山:山在州西北七百一十里,“水入富池一百八十里,新奉上流三百里有城,山三面壁立,一面峻极,水是新奉大源,本名石城。”(宇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,22~23页);(御,48)

朗州武陵县:“梁大齐四年,湘东王承制于荆州,割武陵郡置武州,陈文帝天嘉元年分武陵立沅陵郡。”(宇,126页)该地在今湖南北部。

澧州阳郡:“晋末以义阳流人在南郡者,立为南义阳郡,寄在荆州。”(宇,119页;御,168)

浙江镜湖:“南湖在城南百许步,东西二十里,南北数里,萦带郊郭,连属峰岫,白水翠岩,互相映发若鉴若图。故王逸少云:‘从山阴路上行,如在鉴中游湖’。水高平涛丈许,筑塘以防之,开以泄之,水适中而上。故山阴无荒废之田。”(方,6)其湖址在今浙江绍兴。

赣县黄唐山:“赣县黄唐山有石室如数个间屋,上通天窗,下有方榻者,二石人中栴(?)而坐。傍有小石室七所相通,悉有石人。室前时有车马迹,春夏草不生,无诸毒虫。林木繁茂,水石幽绝,盖灵仙窟宅也。山下居,每丙(?)日辄闻山室有茄鼓萧乐之音。”(御,48)

会稽秦望山:“会稽秦望山,始皇刻石。前有石广数丈,云是始皇坐之石,两边有方坐八所,云是丞相已下坐石,故今有丞相石之名。”(御,52)

南陵县女观山：“南陵县有女观山，俗传云：昔有妇人，夫官于蜀，屡愆秋期，忧思感伤，登此骋望，因化为石如人之形，所牵狗亦为石，今狗形犹存。”（御，52）南陵县属于当时的交州九德郡。

郴县马岭山：“马岭山在县西北五里，昔有仙人苏耽入此山学道，白日上升，今有祠。”（宇，97页）郴县在湘州桂阳郡。

在《舆地志》中也包括北方的地理资料，现列举几条

嵩山石室：“少室山石室内，有自然书经，自然饮食。”<sup>①</sup>

洛阳宫殿：“洛阳有显阳殿，皇后正殿也，魏明（帝）所建。”（御，175）又“洛阳昭阳殿，魏明（帝）所治，在太极之北，铸黄龙高四丈，凤皇二丈，置殿前。”（御，175）

还有其它许多佚文，这里不再引录

根据所引佚文已完全证实，《舆地志》是一部包括当时全国的地理情况，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大型地理志专著。在此书之前有陆澄的《地理书》129卷，录1卷，系“合《山海经》已来一百六十家，以为此书。澄本之外，其旧事并多零失。见存别部自行者，唯四十二家”，即到隋唐时存有单行本的只有42家。《地理书》部头很大，但是较杂。任昉（460—508年）在引书的基础上又增加84家，而成《地记》252卷<sup>②</sup>，部头更大。从保留的书目和佚文等来看，这两部大书都不一定是典型的地理志，但也不好断言肯定不是。从卷数看，顾野王的《舆地志》30卷，居第三位，而且流传下来的佚文比前两者多得多。因此，笔者认为《舆地志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资料可研究的地理志专著。

《舆地志》中包括不少珍贵资料，例如有关建康的资料就比较细致、具体，有的是顾野王在世时兴造的建筑群，不久又被毁掉了，他处绝少记载。魏明帝在洛阳铸造的大型“龙凤”，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早的金属制品，虽然关于怎样铸造的未予说明，但是工艺是值得研究的。

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著作，包括地理著作在内可以说浩如烟海，失传的为数也相当多。研究者多从现存著作入手，对失传著作研究较少。笔者认为失传著作是大有可研究的内容，前此笔者对医学著作<sup>③</sup>、农学著作<sup>④</sup>，进行了一些尝试，数学专著也有人作了同类工作<sup>⑤⑥</sup>。可做的工作还很多，能开辟一个领域<sup>⑦</sup>，本文只是在地学方面的一个开头。

注释：

①《陈书》卷30“顾野王”；《南史》卷69“顾野王”；许嵩：《建康实录》卷20

② Needham, J.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, Vol. III, 1959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 520.

③ ⑬《隋书》卷33“经籍二”。

④《宋书》卷35“州郡一”。

⑤《隋书》卷29“地理上”。

⑥《南齐书》卷14“州郡上”，卷15“州郡下”。

⑦ [日]冈大路著，范芸生译：《中国宫苑园林史考》，农业出版社，1988年版，第59—66页。

⑧《南齐书》卷52“祖冲之”。

⑨《宋书》卷53“张茂度子永”。

⑩⑬《隋书》卷19“天文志上”。

⑪《南史》卷70“郭祖深”。

⑫许嵩：《建康实录》卷17

- ⑭ 王国维:《水经注校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4年版,第 1270页。
- ⑮ 李迪:《忽泰必列与〈金兰循经〉初探》,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》第三辑,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1988年版,第 130~ 137页。
- ⑯ 李迪:《〈务本新书〉辑佚》,《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》(一),内蒙古教育出版社,1991年版,第 409~ 435页。
- ⑰ 严敦杰:《宋元数学书录》,《科学史与博物馆——荆三林教授执教五十周年及七十寿辰纪念文集》,1986年版,第 1~ 50页。
- ⑱ 郭书春:《贾宪〈黄帝九章算经细草〉初探》,《自然科学史研究》第 7卷第 4期,1988年版,第 328~ 334页。
- ⑳ 李迪:《失传中国科技古籍佚文的研究价值》,《云南农业大学学报》第 11卷增刊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96年。

## TENTATIVE STUDY OF A SURVEY OF GEOGRAPHY BY GU YEWANG

Li Di

**SYNOPSIS**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of China, there were many geographical works, but many of them have been lost. From works of its kind scattered all over the country, I picked out *A Survey of Geography* by Gu Yewang of the last years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make a study of it, and of the geography of Jingkou and some other places.

**KEY WORDS** Gu Yewang *A Survey of Geography* geographical works Chinese geographical history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

[作者简介] 李迪,1927年生,内蒙古师大科学史研究所,教授 (邮编: 010022)

[责任编辑 刘成法]